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 刋行
教諭覃鐔 校正

○財門

漕運

言兵之患財賦之不足過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賦者兵之所急而不足以為患何邪及觀周禮國用悉見於九式而獨於軍旅之費不與焉當是時兵農不分而國無養兵之費司馬所掌而軍政屬焉而又設六軍之衆軍賦所出卒因井田之制自地方一里而為井而至於成方十里自成十為終而至於同方百里自同十為封而至於畿方千里截然有序於是而有稅有賦而兵食所仰以是蓋先王之時自都達境十里有飲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以待師旅又有委人軍旅共其委積疆場有積倉之具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而左

氏亦云衛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定四年積倉於豳峙糧於申會蒐之備達于衛境天下之富藏亦可見矣春秋之世猶有存者齊威之師陳鄭欲供資糧屝屨昭四年晉文城濮之役館穀楚地三月楚師伐齊自盧以往振廩同食焉有賫糧轉送者耶秦人貪於聚斂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貫山雖瀕海之粟亦至京師王波傳丁男力耕不足糧餉滎陽又置敖倉亦聚遠方之異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二石先王之制蕩然矣漢因秦敖倉之舊歲漕關東粟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其弊淮南地遠或數千里送屬於漢而吏卒送役往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從軍者皆貸子錢以自餉西南夷役負擔餽餉費千金鍾致一石而戰士之祿塞卒之糧班班見於信史食貨志與霍去病傳按大司農職凡郡國所積錢穀隨時轉送以供國用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寡取相給足大農錢盡則以少府續之夫移郡國之財以給邊費自為勞擾而已此轉漕之病所以相望於秦漢而辨也故景壽昌在宣帝請糴三輔弘農等郡穀以給京師而省關東漕

秦亦可見矣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嘗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江淮漕米至於東都陸運至陝其費不貲開元中裴耀卿請罷陝陸運而置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轉粟於倉而去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次轉運故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錢三十萬緡代宗廣德中劉晏專領轉輸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自揚州至河陰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運百一十萬石

常平義倉

成周養民之法縣都有委積倉廩有分頒振荒卹災具載禮典古先聖人法制豫防俾歲雖凶而常豐民雖貧而常足者罔不由此唐自太宗立口分田以制民之產設租庸調以斂民之財市無濫征田無橫賦民

生其時既富既庶而帝心猶惟惠民之務是講是求正觀三年戴胄言隋固有社倉儲民所輸以備一歲民免饑饉時號良法今聖仁在御約已便民無復遺利社倉之制尚未及舉臣愚謂可倣隋舊法立義倉以廣儲蓄乃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墾田之數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地所宜鄉之寬狹田之登耗悉為定制商賈無田者以戶為九等自石至斗其數有差貯之州縣庸備歉歲於是四海之廣廩庾相望隨致斗米三錢之效言唐治者以太宗為首義倉之立不為無助也厥後明皇開元踵而行之申賑給之法嚴變易之禁致治之美相與比隆彼漢之文景太倉有紅腐之粟百姓有家給之效顯宗永平粟直止三十立常滿倉於京師可謂盛矣乃不能設斂散之法以垂無窮靣視太宗之制一何異歟柳宗元作正符鋪張有唐受命之懿有曰鄉為義廩斂發強飭歲丁大浸人以有年端不誣已其後洛相幽并秦蒲等州各有儲蓄有九年五年之制又自别為常平倉至肅宗時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趙贊請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皆[illegible][illegible]

之事也宋義倉始於建隆而復備於慶曆常平立於淳化而廣於景德

蓄積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周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自鄉里而至于關市自鄙野而至于都縣莫不皆有委積倉人則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廩人常九穀之數以詔穀用始積倉於邊峙糧於申魯寇之備逹于衛境天下之藏亦可見矣秦人盡欲天下之財賦負海之粟歸於京師男子力耕不足糧饟西漢之興高帝就食蜀漢天下既定名無益藏於是省法約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文恭儉節用勸課農田故賈誼有論蓄積之疏以為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於是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有廣蓄積之策以為明主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於是募天下入粟縣官以拜爵除罪是以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孝武外事四夷內興

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故末年海内虚耗而趙過代田之策始事務
本用力少而得穀多宣帝時景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省漕運唐太宗時
備凶荒則有社倉從戴冑之議則又置義倉其後又置常平倉粟藏九
年米藏五年故正觀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開元之際海内富貴米
斗之價不過十三末年用不知節錢穀之臣始事朘削漁陽之變民物
殘耗天下蕭然藝祖建隆之初命朝臣以掌倉廩淳化之時又置常平
倉河東之地立和糴之法真宗咸平之間則惠民又有倉矣仁宗嘉祐
之間則廣惠又有倉矣

塩鐵酒茶

鹽鐵酒茶皆起於漢唐兵興之時而皆足以裕國昔猗頓於鹽池奠鹽
與王者埒富而蜀之卓氏即水山鼓鑄而富至僮八百人自鄭當時薦
齊之大鬻鹽與南陽之大冶而鹽鐵悉在官郡國置鹽官者三十九鴈
門沃陽有長丞焉置鐵官者五十一而不出鐵者有小鐵官焉天下之
私鑄鐵器者有刑故董仲舒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元始之間賢

良文學議罷鹽鐵而桑大夫力爭之惟恐國用之不足此漢鹽鐵之大畧也唐之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初變鹽法盡榷天下鹽斗加其價自兵起後不足供費劉晏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惟出鹽鄉因舊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之始至也鹽鐵歲纔二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至於李巽繼之三倍晏時此唐鹽之大畧也酒之榷也始於漢自武帝天漢三年始漢榷酒而唐初無酒禁肅宗時禁酤酒元和間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凡百五十萬餘緡茶之稅也始於唐自趙贊在德宗時稅天下茶張滂繼之自是歲得四十萬穆宗時王播乃增天下茶稅

和糴

開元中西北邊數十州常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策有彭梁者請行糴法於關中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

萬斛江淮所運粗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正元初吐蕃刼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漢中德宗興元初詔所在和糴上入趙宂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和糴而實強取不識一錢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稔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促督限有稽違則追壓鞭撻甚於賦稅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正元八年陸贄上䟽請令户部以二十萬付京兆令尹令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百餘萬付邊鎮吏糴十萬人一年之糧自是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仁宗時韓琦論和糴之弊曰莫匪高於市糴何人肯糴於官力請增價太祖建隆元年河北豐稔命使添價散糴以惠貧民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饑遣使增價以糴貯於近倉

財用

九賦之歛財賄九式之節財用則冢宰掌之頒其貨于受財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太府掌之職內以掌邦之賦入職歲以掌邦之賦出職

幣則又振掌事者之餘財而上之用財用則必攷于司會此成周之所以無乏用也秦人盡斂天下財雖負海之粟亦歸之京師賈山所謂千八百國之君自養者也漢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奉養不領天子之經費孝文用鼂錯之策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免罪孝景三十稅一其後復修賣爵令及徒復作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至陳腐而不可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而筭舟車及緡錢賣爵免罪矣郡國置農官矣行均輸矣榷鹽酒酤矣日用宜滋益矣然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具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凜凜也蓋漢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後徒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斂而不拯卹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業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

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明皇初至于開元國用猶足天寶以來外奉軍兵於是韋堅楊謹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代宗時劉晏用榷鹽法以充軍國之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季年乃六百萬用漕運法以轉相給父每歲運米或至百餘萬斛排商賈以制低昂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德宗用楊炎因租庸調法壞遂作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法其後朱泚之反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陳京請借富商賈錢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贊請稅繒錢除陌錢已而又有折紬曰進奉曰宣索曰和市此又曆之數再倍矣故陸贄上疏言兩稅新制竭耗編甿以錢為賦其害尤甚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有日進又有月進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用皇甫鎛由是益刻剝矣○宋制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也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計省使其所掌之財驅磨財賦則悉置

磨勘司造作軍器則歸之胥案水土之正則隸之修造河防之役則歸之河渠案且國家工役之費無出於三事其所用為耗蠹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

稅賦

古者冢宰以九賦斂財用自邦中之賦而至于幣餘之賦取之為有度太府以式法受財用自關市之賦以待膳服至于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用之為有節載師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則取於田者不至於過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則取之於市者不至於多自秦人以頭會箕斂之法盡括天下之財賦而民不能以聊生漢興田租什五而稅一或三十而稅一或五十而稅一或賜其田租之半或令民無出今年租則其賦為甚薄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亦出賦錢百二十民生七歲至十四出口錢賦又戍邊則曰更賦則其賦為有制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租稅關無用傳弛山澤之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往往以抑末之故也武帝之時舟車

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醪則有榷其所以可斂藏輸納之職田租則領於司農渠田則入於少府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則有水衡掌焉海租則歸之海丞魚鹽則歸之魚官用度疑若有餘矣然貫朽紅腐之效不復見於武帝之世而大農錢盡賦稅耗竭文帝之時有是乎方唐之初授田百畝歲輸粟稻謂之租此所謂稅也丁則歲歲輸綾絹絁布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收其庸此所謂賦也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歲四十萬逮至季年則六百餘萬德宗始用趙贊榷茶張滂繼之茶利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如取軍興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令之以為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耗竭編甿日月滋甚則賦斂之重至於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架如筭除陌如日進如月進方且源源而未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用之至於乏天寶以後取之加多益以不足也昔歐陽文忠公作唐食貨志首叙租庸調

之制謂其始也用之有節畜兵以宿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禄此所以善也其後兵冗官濫而用度之數復不節此其所以弊也宋乾德之初諸州民田有荒甚者即蠲其租不待奏太平興國之間津渡鏁稅有仍五代之舊者一切罷去天聖中兩稅之外不許發運如稅茶鹽課虧則不使三司增價

賦稅

漢世祖入則有田園山澤門關市肆之租舟車緡錢則有筭鹽鐵酒酤則有榷郡國供貢與夫均輸平准之利國賦筭匕匕賦與夫免更之錢其外則又有贖罪賣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歛藏輸納之職則田租領於司農矣而渠田入於少府陵田入於大常而假民之田則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謂賦入之最多者曰鹽鐵則始之於司農最後又分於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澤之稅則主之少府以給供養故海租歸之海丞少府之屬也市肆之租本給供養不領經費則少府事也酎金所以供宗廟嘗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關租則掌

之關都尉贖罪之錢則與之北軍尉而司農之職除田租鹽鐵之外則舟車緡錢酒榷酎輸平準口賦筭賦賈爵之類而已及攷其支用之目則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以為私奉養田租以給軍食筭賦錢則治庫兵車馬而又取口賦養天子之餘以補之過更錢以給更卒酎金以供祭祀關稅以給關市罰錢以給北軍之用而鹽鐵舟車緡錢之利與夫郡國租入之類則以供軍興至於軍市租則又或以給士卒焉觀此則漢財賦之斂藏調用之目畧可覩矣觀文帝時諸侯無入貢郡國無來獻除田稅租關無用傳弛山澤賦惟市肆之租不聞蠲減之詔正欲抑末趨本也武帝之時患幣之輕也而鑄白金造皮幣患商賈之重也而筭舟車告緡錢賣爵免罪邦國直農官矣行酎輸榷鹽酒酤矣財用官益滋也秦而忽有水旱之變往往不給昆邪之降至不能與三萬乘兩軍之出塞戰士頗不得祿何直若是凛凛也秦之商君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尤知本末至如後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織致粟帛布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賞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

富庶之後內多欲而外事兵役彼徒見其取諸民之未病也則重賦斂而不恤曾不知文景休養生息之餘所賴以扶持而海內虛耗之弊始於末年見之自其兵役之興而轉移餽餉之須也而農民困自其斡鹽鐵置均輸筭商告緡也而商人困自其賣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遷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告皮幣皆酎金也而列侯困雖然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諸倉悉在郡國歲漕關東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為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今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價今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將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變夷狄盜賊之虞則即用其民即發其粟即調其車馬器械是故雖有災變而莫為之憂漢之所謂有瓦解而無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而不更造田畝賣易貧富升降

不實其後兵興財用益出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不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德宗用楊炎遂作兩稅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韋都資陳京請借富商錢淮南陳少遊請增本道稅錢趙贊閱商賈之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其後請稅間架筭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正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自初兩稅貨重錢輕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以給之而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其言兩稅新制竭耗編甿以錢為賦其害尤甚然德宗自居奉天儲蓄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西川節度韋皐則有日進江西觀察李兼則有月進淮南節度杜亞等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其外

又有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嚴綬始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憲宗罷進奉而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皇甫鎛由是益刻剝穆宗時錢重物輕比兩稅初大率加三倍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古者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以廢工昔行之於中夏今洩之於邊裔今宜悉輸之以布帛穀粟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云嘗歷故唐一代財貨損益盈虛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自正觀至開元未嘗有所更變也天寶以後供億不常漸隳經制肅宗始用第五琦榷鹽劉晏繼之其初鹽利四十萬緡至季年則六百餘萬矣德宗始用趙贊榷茶張滂繼之茶稅歲以四十萬緡至其後則增倍矣楊炎始取軍與以來非法賦斂如急備如供軍如折估如宣索之類皆合之以兩稅陸贄以為兩稅新法竭耗編甿

日月滋甚則賦歛之重至兩稅極矣而猶以為不足如借商錢如稅間
架如筭除陌如日進月進方且深深不已何開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
於乏用天寳以後取之如多而益以不足也切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
其說焉蓋唐因隋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則出而為兵無事則隱之於農
則有為兵之利而無宿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自明
皇以府兵耗散用張說之議變府兵為彍騎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衙兵
兵農於是乎判故雖安平之時而不免饋餉之費此其收之多而用常
不足也抑嘗合漢唐而論之漢之法比於三代為重當時有所謂卒更
錢更過更又有筭賦獻賦取於民者非一疑若非甚苛而民不告病者
惟於農甚優而田稅則甚輕如高帝十五稅一孝惠復行之文帝今年
賜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則又三十稅一其待農者既厚
故其他賦雖重亦無害也武帝悉意攻伐作費用百出桑洪羊孔僅謀利
紛然至於海內虛耗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蓋當時取
民之法固為甚苛而漢家二十稅一之法猶存而不改雖商賈重困於

農則無加損觀西域傳曰當時有司亦請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而帝不從至于唐祖庸調亦良法也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遂變為兩稅使其他雜賦有出於商賈漆林之征者亦併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蠹亦甚矣此終唐之世民無聊生而亂亡隨之也

唐賦稅鹽茶酒錢楮坑冶銅禁

宋朝生財之法多因於唐今日乏財之患乃甚於唐愚嘗讀唐書食貨志而切疑之昔歐陽公作唐書諸志而於食貨尤詳曰賦稅曰茶鹽曰榷酤曰銅錢曰飛錢曰坑冶曰銅禁皆次第而歷言其本末是非特為唐設也所以見我朝之源流相因如此也自今觀之租庸調之後易以兩稅是時唐都長安常入東南之粟以給關中肅代之世而河用兵費用百出當時太半之用出於東南是唐之賦稅不見其不足唐之鹽利皆肆度支自第五琦始變鹽法而榷天下之鹽及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縱商人之所之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是唐之鹽法不見其不足茶之有稅始於趙贊張滂繼之歲得

錢四十萬其後王涯致榷茶使而榷茶之法始於此矣是茶之在唐未
嘗乏也唐初雖無酒禁自廣德中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稅其後以榷酒
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凡天下酤酒錢百五十六萬是酒之在唐未嘗乏
也劉晏易江淮銅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韓洄請復洛源廢監而起
十爐歲得錢七萬餘緡是鑄錢之利又盛於唐唐自憲宗止有飛錢之
制令商賈至京師委錢於富家而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
是楮幣之端又原於唐唐之銀銅鐵錫一百六十餘萬韓洄建議請山
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於鹽鐵使是坑冶之利在唐為盛正元之
初張滂奏江淮鑄銅為器文帝時李珏請禁銅器一切市之於官是禁
銅之法在唐為嚴今日之賦稅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和買又有所謂
折帛而大農常患於或損今日之鹽法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謂襍鈔有
所謂新錢而鹽課常患其或虧今日之茶法豈非因於唐乎長引短引
歲有定數而州縣征商常不及額今日之酒酤豈非因於唐乎户部之
犒賞不聞羸餘州縣之贍軍不聞溢數錢之在今也有邊關漏洩之弊

有鉟銷鼓鑄之弊雖嚴其禁而錢愈不見其多楮之在今也有冗易折閱之弊有僞造損易之弊雖嚴其法而諸弊不見其重坑冶之利非不置使以專掌而採於山者有限而生於地者易窮銅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嚴禁而今日稍稍知懼數月之後浸以如故何乃用唐之法而終不能以如唐歟豈古今之異宜而事勢之不相類歟豈法制之未備而不能以窮其利歟又豈非謀議之臣尚有餘智而未能以悉計歟非也蓋唐劉晏李巽韓滉之徒或為戶部或為度支或為轉運或為鹽鐵皆能通知其財貨之本末而後隨其盈虛損益之勢斟酌而斡旋之故能使利源不竭而國賴其用今之尚書版曹所以總財貨之權其次則有司農有常平有轉運坑冶往往朝而處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雖知其賦稅之當減者也茶鹽之當去也榷酤之當罷也鑄錢之當多也楮幣之當重也坑冶之不可以不盈也銅器之不可以不禁也大抵隨事而議隨弊而救而不深明其所以然之故此其患在於士大夫以財賦之職為假途也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財計之弊非

深用其不非則宋昜論也况利源之在天下本未常竭而今日東南之地又自古財用之區曩時之國於此者玉帛之不渡及他國封於此者銅鹽之利徧於天下或獨倚辦偏方以成鼎峙之勢或專領江淮以當祖稅之半而國家全盛之時備禦西戎北狄宿兵方鎮使無缺事亦皆仰給於東南安有曩時皆然而今獨不然耶執古試以愚言思之財用之乏非所憂也

錢

錢法自九府圜法始而鼓鑄之官於周典無所可攷景王鑄大錢之日尚未聞有禁令而秦漢之間始聞其說意是法之立其自秦始乎漢之錢法凡九變自初變秦錢而用莢錢高后變為八銖變而為五分即莢錢之制也已變為四銖其文半兩而重不稱然自文景皆用其法迄無變更而建元元年始輕之為三銖焉自此錢法蓋多變矣或為半兩或為三銖或為五銖然自五銖行後民多盜鑄乃始鑄赤仄錢以一當五後患民之盜鑄乃嘗令上林三官鑄錢而錢法始定夫錢禁之嚴亦自

漢始凡盜鑄者棄市而憐五家坐之闌出徼外亦棄沒入文帝最為仁民之主至雜錢罪黥之刑乃創見於此時賈生曰鑄銅錫為錢敢雜以他巧者其罪黥武帝之世乃復定鑄錢棄市之律及赤仄錢不行之後卒始思其弊令郡國毋得鑄錢舉郡國之銅悉輸之上林三官銅不布於郡國而盜鑄始息五銖之錢得以久行者銅禁之功也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鐵葉裁皮糊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關民間行綫環錢其制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積十錢而重一兩得輕重小大之中至開元二十五年詔出銅所置監鑄開元通寶而京師庫藏皆滿自秦漢以來錢弊不知其幾變如晉之比輪陳之六銖漢之八銖梁之兩柱後周之曰五行曰大布曰永通萬國唐之乾元及第五錡之重輪乾元此皆失之太重者也漢之榆莢後魏之曰水浮曰風飄曰鵝眼宋之曰綖環曰萊子曰荇葉曰吳之沈郎錢此皆又失之太輕者也惟漢之五銖與唐之開元最為折衷今以唐攷之韓洄在德宗時請復洛源廢監而起十爐歲七萬二千緡劉晏易江淮銅鉛

新炭以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此廣鑄之說也自是而錢日增故楊於陵在穆宗時曰昔廣鑄以資用今減爐而費工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正此謂也正元初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為器惟鑄錢而已文宗時李珏請加爐鑄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為市之及武帝廢浮屠法李郁彥請毀銅像鐘磬而州縣銅益多此禁銅之法也故劉秩曰銅之為器則不如鐵鐵之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禁於人則銅無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正謂此也

楮

楮幣之法萌於漢武皮幣武帝以公上之用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或為為或為龍或為龜各有其直而不紊國用賴以少紓至於唐又有飛錢之制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為飛錢即楮所由起也宋真宗時張忠定公鎮蜀以鐵錢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始於祥符仁宗時寇瑊以蜀人交子起民爭訟議者請官自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蜀人至今為便紹興之

三十二年都茶場始置務乾道之四年而會子始行用時兩界相沓二千萬緡而止逮淳熙甲午而衍之為四千一百二十萬然考其初用於乾道之四年而已閒折閱於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觧發民間之輸納官吏之俸給並以錢會中半為令則九年之措置也封椿之現錢為椿計者五百三萬有奇而江上之積亦多南庫以金銀收換會子凡四百餘萬而行於外者纔二百萬故淮東西南總乞以金銀兌換則會價高而金銀低錢良臣申乞民間入納則現錢多而會子少故孝宗於量行支降之時未嘗不存詳細究講之意豈有去七十年之久而操制扶持之不給乎今之十六界為緡計者一億二千九百二十五萬今之十七界為緡計者一億三千九百八十六萬七千有奇計南界新楮之數乃又溢於未易舊楮之前先之紹定之欝攸而十六界已出其一億八百三十餘萬矣繼之以收楮而十六界盡出矣又繼之以用兵而十七界之緡大出矣

群書考索卷五十三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禹九等田賦

冀田中中賦上上錯田第五賦第一錯出第二之賦

兖田中下賦正田第六用第九賦正欲九相當

青　田上下賦中上田第三賦第二
徐　田上中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
揚　田下下賦下上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荊　田下中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
豫　田中上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二
梁　田下上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雍　田上上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按冀州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蓋冀帝都也百物所聚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兗州田中下賦正等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兗州水患最甚禹八年于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俗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相當說者謂地有定

宜而人無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審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冗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挍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之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兖貢漆絲篚織文

青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徐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揚貢金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玉篠簜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惟木楩楠豫章厥

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言不常也

荊貢金三品杶木名幹柘也栝柏葉松身曰栝柏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砮石中矢鏃丹朱類

惟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邦厎貢厥名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置貢之其名無不稱善包橘柚

也匭匣也菁菁以為菹茅茅以縮酒厥篚玄纁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九江納

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

豫貢漆枲絺紵篚纖纊細綿也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梁貢璆玉名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雍貢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玉

禹貢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責其所無非賦之外又有貢也周官角人羽人以徵角羽翮當邦賦亦此意故其書總謂之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蓋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曰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其畿內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謂田賦輕重之別也其

外侯服綏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天子天子有常法以受其貢而已。所謂貢者皆隨地之所產如楊之橘柚荊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畧也

禹五服之賦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東田）百里賦納總（禾藁曰總供飼馬）二百里男邦（銍刈為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事不王一）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三百里諸侯（同為王者斥候）。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之政教）三百里揆文教（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也）。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東以文教）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法也）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畧）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

商助法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何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籍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

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侯甸貢祀物。甸畿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男畿貢器物（任仕以飭材事）。采畿貢服物（絲纊）。衛畿貢財物（龜貝之具）。蠻畿夷畿貢貨物（絲枲）。鎮畿蕃畿以其所貴寶為贄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中之法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空五者罰以三家之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凡稅者出士徒車輦以給繇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五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夫役人歲不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井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織是以黜首安本而易贍不足而工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邦畺四郊
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市　山澤　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任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斿貢　物貢

皆屬於天官冡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賦以均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經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物徵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為助不為苛侯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為徹 呂東萊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稅畝

[魯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籍古者曷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也為什一而籍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左氏之非私也杜預之公田之法十收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田二者猶不足遂以為常故田初

成公立甲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被難出議重歛

哀公田賦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田所一井之田賦者歛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漢家錢民錢以田為率矣○言并者城郭里巷亦有州黨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良用田賦過村

魏文增賦

孝公十三年初為賦納商鞅說壞井田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始皇收太半之賦

始皇建守能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祖春歷秋徃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失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也蓋因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因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道又更益之海

内翰怨谿用貴畔

漢田租

田有租非古法也自阡陌行而田始有租矣秦初收天下太半之賦漢氏興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十五稅其一文帝世始時行賜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矣故終漢家皆三十稅一者自景帝始乎其後雖有權益田稅之說而竟不行然亦襄世之政歟要之漢出太宰以寬租為惠故流民免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又有藁稅又有計百物之銖兩則其弊政也

十五稅一

減田租十五稅一鄧展注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云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惠紀○漢興民夫作業天下既定民無盖藏高帝於是輕田租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賜租

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一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民田租之半並文紀○宣帝甘露二年賜民無出今年租○本始元年五月賜天下租稅勿收並宣紀

除租

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有租稅之賦其除田之租稅文紀○景帝元年詔曰今年令半田租本紀

三十稅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稅五也

權益田園稅

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

郭壖及園田過更張晏注曰一切權時也壖城郭旁池園田入家爲其稅也翟方進傳

貲不過三萬免

平帝時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本紀

行所過免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其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四年賜汾陰夏陽中都三縣及楊氏皆出今年租賦太初四年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武紀。神爵元年詔賜行所過毋出田租宣紀。初元四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所過毋出租賦。永光元年幸甘泉郊泰畤所過毋出租賦元紀。永始四年幸河東祠后土賜所過毋出田租食貨

初郡免

武帝時初置郡十七以其故俗治無賦稅食貨

災郡免

元帝時于定國爲丞相責以職事曰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相

以故重困定國傳。昭帝即位二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本紀。本始三年大旱郡國旱甚者民毋出租稅宣紀。四年詔地震破壞甚者勿收賦租。元康二年五月詔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稅並宣紀。初元元年關東穀不登民多困乏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稅。二年詔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並元紀。建始元年十二月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成紀。哀帝詔他郡國災害十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毋出今年租賦。平帝時天下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本紀

給軍免

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勿徭租稅二歲

假田免

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新田稍入

武帝時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稍入稍漸也

貸逋租

成帝建始二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又**河平**四年 成紀

槀稅

已奉穀租又出槀稅 貢禹傳

田稅

外有雜稅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雜計百物之銖兩 貢禹

漢山澤園池稅

古者山澤與民共財而臺池園囿之與民共樂芻蕘雉兎皆得以往者亦以天地之財非人主所得私也而所謂虞衡之設者要以理之使不咈生之使不息以為天下不可勝用而已此所謂禁民為非之義也舉而稅之其自戰國之君始乎殺郊關之麋鹿如殺人之罪據天地之有以私人主之身而又立法以征之與民共財此意其替矣哉

漢之山置水衡澤園池之租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

之意下方始取少府之所謂山林園囿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盡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遺廢預行罔有時節。少府掌山海池澤稅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師古注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山林池苑稅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又曰水衡掌山林苑池

海丞果丞

平帝時置少府海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稅果丞主果實

弛賦

文帝時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取出澤者有稅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王莽

魏武帝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以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

晉食貨志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成帝季年搉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子半之疾病又[illegible]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小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通鑑

北齊舊制

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清河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率人口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舊制

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通典

唐制

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畝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租桑麻盡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穫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

還買地

元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括羨田

是時天下户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户口羨田逃户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税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父景上書言其不可元宗方用融乃貶景諸道所括客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給旨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户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初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屈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税而斂以夏秋大曆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畝税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青苗錢。德宗時趙贊請以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税錢二十竹木茶漆税

十之一以贍常平復請稅間架算除陌而民益怨及涇原兵反皆罷之。陸贄說德宗曰請革其大甚者大畧有六一曰國家賦稅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役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終不聽。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户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産等級免鰥寡孤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方鎮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

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洎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

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唐志)

[本朝稅賦有四品]穀之品五(稻麥黍禾菽雜子)帛之品十(羅綾絁絲綿紬布等共十)金鐵之品六(金銀鐵銅鑞鉛錫等物)產之品六(六牲齒革羽毛齒州藥)

[均稅]

[太宗][至道]三年勑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開耕不計歲月未議均稅直俟人户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永額(出冊府元龜)。[真宗][祥符]六年上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不均豪富形勢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户地薄租重實為賦事(寶訓)

[蠲租]

[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耗錢一百六十今每石止十文餘並放。[高宗][紹興]二年詔書可將[建炎]四年應在前殘租積欠除形勢及官户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又二十九年詔書諸路人户積年欠負貼多祀赦文放至二十五年今將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户所欠夏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並與除放（聖政）。壽皇凡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户欠租

寬閒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諭淮東八郡人户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到田畝亦據實數添納庶人户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追並科違制之罪仍許人户越訴（聖政）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切見兩淮自經殘蹂以來都圖殘弊田畝荒蕪長民之吏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寬恤之詔今尚勤九重之軫慮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荒梗被四方之民指規歲棄鄉井而樂於徙至者以地刻薄而官賦輕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又廢不耕之地未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盡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勤苦亦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以其不無寬剩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征斂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

須擾不安其業撫字惠養之意淮甸之間民業士者平時極意存恤循

恐不能安居一或擾之則挈而之他矣北地之所以不加闢民之所以

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下湖北踏闢墾荒田不許遍檢仰見聖德矜念

元元之意又況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望我聖慈令兩

淮湖北止得措揮今後民戶墾闢田畝止令送納舊稅不得剏法增添

庚錢民被實惠漸成富實奉聖旨依準

綏下循之和

又八年劄子切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縣令得人彼固自有處若非

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走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吏有產者未

嘗納官物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復自

庇又各庇其親黨拖失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弊攬納等人攬民戶錢

物在已不盡以輸官倒是計會鄉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

為市膠固深結牢不可破此兩邑者所欠稅賦初未嘗足唯祥符三年

郊赦與夫水旱異恩放至某年則彼固皆稅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戶

初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寬恩悉為虛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縣邑催科既逸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合往往出引追逮絡繹道路不問其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撻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比校所欠稅戶累累枷錮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往往狼狽而死倚郭大邑大抵如是人不為怪而況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簿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戶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陳告至於下戶所欠稅賦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撻如此則所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并免追擾矣夏稅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少臣所以致免其追呼決撻者有利於民無損於官故也今夏稅未及下限苗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利病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覺察所部有催科不恤撫字有方者具

實薦聞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申奏庶幾州縣之間有所懲勸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旨依

禁受納情弊

仁宗慶曆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寮上言切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太半之賦享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以江西路歲伯萬石為準若每石米一斗以百萬石出剩已及十萬石米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旦於民間取十萬耗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均然此只粗引一路之弊如此況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以為出剩乞賜貶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是與朕結怨於民也遂下諸路止禁之。高宗紹興元年即位赦文內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並行禁止。紹興七年進呈論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收四

斗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謂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二十四年進呈臣寮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人户將中程好物沮抑不受至用柿油等退印損壞縱容攬子多取民錢將紕疎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有越詞者聽之聖政○淳熙四年勑訪聞諸路州縣月納人户苗米往往過數多收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哲宗輕重

太祖開寶八年詔紬絹不滿疋許納價錢○仁宗慶曆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責自今於未納半年前榜諭之○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絹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獨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看詳未濟事不若便剳與四川總領司令契勘今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聖政

減上供數目

建炎元年即位赦文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聞奏當損以舒民力。三年知婺州蘇遲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何輔臣對皇祐編勑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遲奏言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嘆曰民將何堪時遲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今數因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聖政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

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斂期吾元元躋于富庶之域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豊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千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汝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

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寬其積欠凡州縣財無滲漏有餘贏者則照對文曆申朝廷不可作寬剩而刷不可作羨餘而獻雖殘月之數未能遽革其間有名無實不便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痛行蠲除或守令有愛民之實則使之論薦其並緣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奉行詔旨裁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臣約束所部不得違失如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漕臣失覺察亦重寘典憲

修貢籍之利

淳熙四年户部侍郎韓彥古劄子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欲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綖簿歛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而易其弊如麻豪民大斛瀕之為一則可以蠶食貧户細民所欠有限則任其誅剝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而國始病矣

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一曰上供今之戶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繫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是也今戶部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致焉若州郡處處得人不為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雖竭民力而取之亦是文簿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重無制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強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稅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謂隨羅斛面取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縻費夏稅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令令就整又有畸零折帛又有寬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市例縻費亦何理哉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為今之計謂且取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繫則派分蠲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

其羸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剩出剩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任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久治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抹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其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須降諸路依倣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

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迨訪聞造簿之弊或奸滅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戶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備閣檢察推割庶使斯民猶甚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斂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戶越訴

群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禹貢總以貢名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布漆林山澤之征然角羽草葛皆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頭會箕斂無藝甚矣漢氏之興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筭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厥名三十仍十稅五（王莽下令亦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董仲舒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武時入物補官出貨除罪更皮幣筭舟車榷鹽鐵置均輸榷酒酤其目多

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
頭錢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賦於民
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間架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
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娶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
多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
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賦役日重陸贄極言之使民摘山而煮海
官售券而納息曰欋貨之錢官給室以居民民出錢以奉官曰擴店之
錢重五穀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責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
麴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人渡之錢要使民主之而
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關之防使吏守之而征其貨曰商稅之錢凡
雜錢鹽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
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折帛]

[淳化]間天下承平紬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百文朝廷於民之之

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有和買之
名其後大農不足始命東南郡以鹽折支崇寧以後鹽利盡歸朝廷而
歲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炎三年乃令
上户輸絹下户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每疋折錢六貫志新安折錢八貫
省和議以後令人户輸納者八分折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
納本色當狩兵火之餘桑柘燬燼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優民
户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
是民户益用輸錢之苦

和買預置

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緡
錢至秋輸帛從之祥符元年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
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
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户止五千而歲和買絹三千祖宗舊
法降本其後或給鹽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

而充上供矣承平特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紹聖中雖有意於更
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有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絹折錢又以錢折變
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赦
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虛實券充數甚
者未支實錢而前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

古者關譏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廛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
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圃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墮
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耳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
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
尺寸之貨以逐十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
意猶未以為利也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大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
急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不幣變而積貨於是有算商車之法而告緡之
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苛留行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illegible]

化二年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减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析頒下天聖三年免荊湖沿江上水空船力升康定元年詔訪聞諸州搜檢稅物不依條例兾為績效今後並依自來體例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减商稅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减商賈之利今國用未减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都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冶市舶農田水利各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制之錢興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渡江後陳享伯創二浙之糴本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椿諸縣之版帳青冊軍衣無額經總制其目不一迨

宋國初平斛斗去僞南大斛之弊而秋苗唯正賦間雖有義倉之歛每一石正賦輸一斗建隆中置而乾德罷景祐中甫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脚有市例頭子之外有縻費矣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致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般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多取於民一斛苗糙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加八以其正數上供而存出剩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財賦總論 理財附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也禹貢一書始任土以作貢賦之法冀州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二兗州賦正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賦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賦上上第三豫州賦上中第三雜出第六梁州賦下中三錯第六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產如揚之橘柚荊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畧也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助也而不稅是以其

求也寡其佚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說者曰商制也至商末暴虐厚賦歛以實鹿臺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物甸畿貢嬪物男畿貢器物采畿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夷畿貢貨物鎮畿藩畿以其所貴寶為贄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以九式均節財用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妃嬪器幣材貨服斿物凡九貢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二以內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二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然而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無非度地以取諸民周公所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略也周衰魯宣公初稅畝哀公用田賦春秋譏之其初履畝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饑用

不足之問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也管仲相威公專以魚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拳拳乎利國之問下之人皆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故孟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以自奉重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變而海內遂叛漢高帝鑒秦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吏書初為算賦漢儀注云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每人百二十為一算蓋譏其變古重斂也孝惠後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三十而一事其算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曰當責治粟內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

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源開矣郡縣邊食足可勿收農人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乃下詔賜十一年租税之半十三年詔除田租正以倉廩豊故也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平分而税一其後上郡旱復修賣爵令及輸粟徐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於是始招東歐繼事両粤通西南夷以罷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釁開而財賂耗廢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臣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虚矣復募民入奴婢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胡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救饑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洪羊貴幸三人言利折秋毫及衛霍絶幕賞賜五十下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禄矣其後宮室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権鹽鐵莽舟車告緡錢時富人爭匿財乃尊王式以風之而百姓終莫分財而楊可告緡錢矣権酒酤也然守賞賜帛百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均

輸平準之置也（洪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名曰平準）推原其故由文帝蓄積之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昭帝時賢良文學皆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元始中罷酒榷元鳳四年減口賦十三（漢義注民十歲至十四出賦二十三其二十以食天子三錢武帝以補車騎馬）宣帝甘露中減民筭三十至元帝始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又減天下賦筭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民輕田稅三十稅一當有更賦罷癃乃出厥名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無横徭（時張林請封錢以年帛為租從之）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威帝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況其下乎（晋劉毅云威靈賣官錢入官庫）時趙忠又說帝令斂天下田稅錢以營宮室（延熹中陳蕃有三空之說）此兩漢財用之大畧也晉泰始中杜預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成帝又度田取十分之一畝稅米三升至成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縣帑藏空惟有綀布數千而王道身衣大練遂貴）孝武增口稅五十宋武帝制人户歲輸布四疋明帝師旅不息加以後費百官皆停祿埋錢於殿中為

私錢後魏正光後國用不足克折六年租調取之又賜予無節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後周蘇綽以國用不足而征稅頗傷既而嘆曰今之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己任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寬稅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更闢左藏創屋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乃大治宮室百役繁興東西巡幸征伐高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有節制兵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祿自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役費並起永淳以後財不足加以太后之亂賦益慘矣元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韋堅楊謹矜王鉷楊國忠各務裒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祿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十年

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負者又平分民租謂之白著代宗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晏斡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第五琦榷鹽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惟鹽居太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德宗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趙贊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除陌錢又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宮市及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討淮

西度支榷於陽坐饋餉不繼恥以皇甫鎛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後李巽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巽掌一年征課所入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枉法論是時錢重榷於陵請廢鑄鼓兩稅皆輸綿纊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遠年逋欠皆不從武宗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宋沿後唐之制其三司使實總國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員其子司則判官六員分主之開拆司衙司磨勘司修造司曹案司渠案太祖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寇萊公充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計錄皇祐

中田况著皇祐會稽錄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錄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錄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廸曰祖宗物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佐國用帝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官不欲數易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使出身以久其任時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吏與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監利大率三千餘萬緍茶稅百四十萬緍坑冶之鑄六百萬緍熙寧以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三司使自唐明宗以張廷朗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始此其費用蠹耗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

司摘山煑海坑治榷貨户絶没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釐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折遣使者盡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斂以悦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動人則漕臣亦不敢横斂也[章聖]朝帑入盈溢具名數皆籍于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容令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久不奏聞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而廣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凡又言在朝建十餘年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勞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蠧國勸上以奢費内與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或

器備何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户部但各作決科次請于朝廷或兼
敢于户部者非若三司使有專按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户部尚書全
無討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畫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
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
壞矣况政和之後以鉅鏹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户部尤難守
其職業矣以會要蔡元道舊典修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冗官之多也而州縣有待
闕官月料之費自熙寧以來剏置宮觀差遣而州縣有宮觀官請俸之
費自熙寧以來剏遺宗子踈屬補外官而州縣有宗子口劵之費自紹
興以來剏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廪給之費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